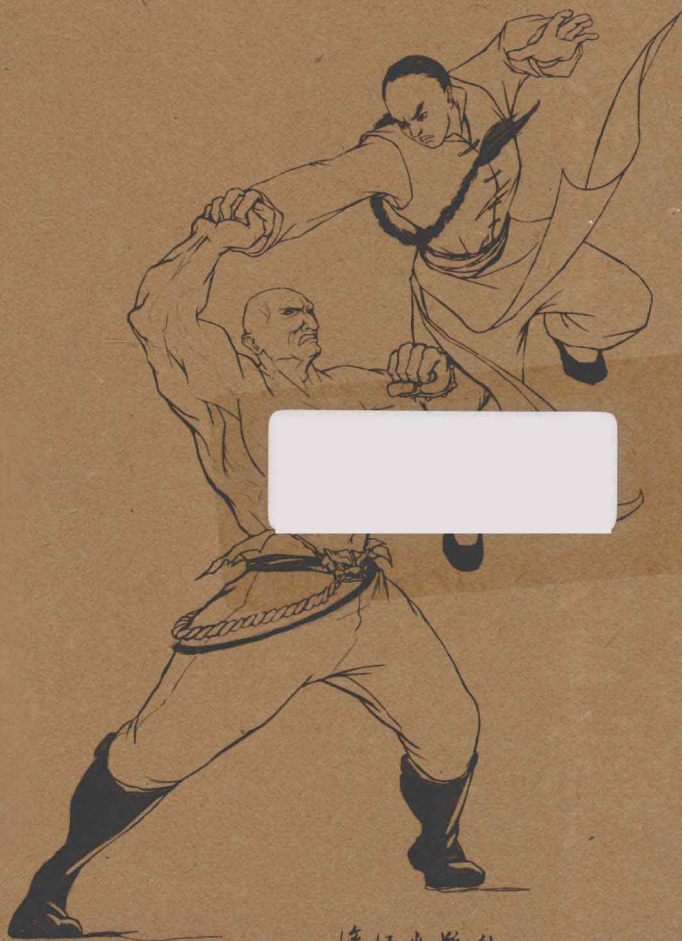


近代俠義 英雄傳

(上)

平江不肖生著

刚要用肩又向元甲左肋撞进，陡觉元甲臂膊坚硬如铁，泰山一般的从肩下压住……



漓江出版社

近代俠義 英雄傳

(上)

平江不肖生 著



漓江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侠义英雄传/平江不肖生 著.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3. 10
ISBN 978-7-5407-6622-1

I. ①近… II. ①平…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现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62684 号

责任编辑:张玉琴 韩亚平

封面设计:居 居

出版人:郑纳新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087201-833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山东省德州市经济开发区晶华大道 2306 号 邮政编码:253000)

开本:960mm×690mm 1/16

印张:40.25 字数:800 千字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43.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4-2671218)



序

沈禹钟

《太史公·游侠列传》记朱家郭解事，其人皆倾动朝野，声名所被，虽妇孺亦知敬惮焉。余尝窃讶其为人，虽任侠豪宕有出乎其性者，然揆其实，其始皆椎埋屠沽之徒耳，目不窥圣贤之书，身不被儒者之服，动容周旋，跼弛不中乎礼节，果使其人放言骤当吾前者，必且目眦而腹诽之，以为不足齿于士君子之林焉。乃其致名之烈，使时人尊戴而心附之如此，岂以其行事之有合于圣贤者耶？抑别有威胁而利诱之术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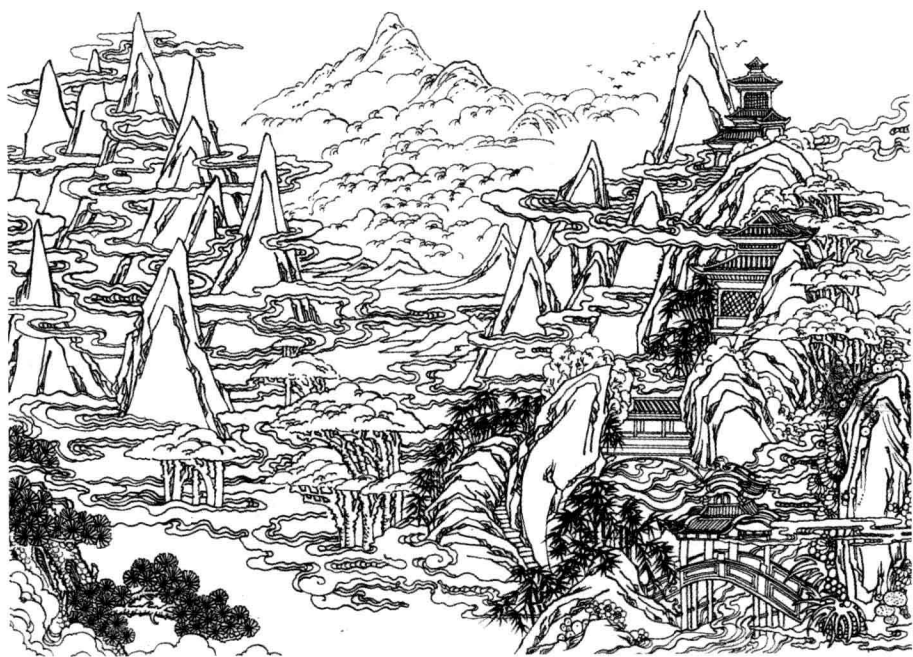
虽然，以一人之智力，欲以掩尽天下人耳目，使之一一入我彀中，愚弄而儿抚之，此虽在帝王之尊，而亦有所弗能，矧一布衣横议之匹夫哉？谚有之：“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为之因者，乃获其果，未有离因而致果者也。汤武以爱民而民归之，桀纣以暴民而民畔之，展禽行仁义而名显，盗跖恣睢怙恶而为万世怒，此皆因果之彰彰可考者也；然则任侠之流，其术足以使人输诚向往，而视之为仁人者，夫亦有所自矣。

自世之衰，礼失于野，公卿缙绅之间，不复言仁义，而力又足以捭撈撈小民，以自张其淫威，上下相失，怒讟日积，气运之所向，于是激昂慷慨游侠好义之士，遂激而挺生于世焉。其人虽未必读书习礼义，然天优其资秉，行事往往合于义，是非好恶之心，嚼然不淆，赴人之急，死生存亡以之，使神奸臣慝闻之束手而不敢肆，则人又焉得不畏威怀德而思感哉！

呜呼！侠之为道，盖貌异于圣贤而实抱己饥己溺之志者也，用虽不同，而所归则一。所谓慕义强仁者，固不必限于出处之如何，以其行事证之，固已远胜于貌为衣冠有学之流矣。继读《水浒传》，见所谓一百单八人者，其言行志节，虽令人执鞭马前而亦甘之，忘其为绿林草泽儿也。嗟乎！此皆天地间气之所钟，而发为豪侠尚义之气，提携末世，以见天之生人，非尽碌碌死口下者；虽然，世有其人，而苟无司马迁、施耐庵辈为之传，以垂于后世，则亦寂寂无闻，与蝼蚁乌鸢同朽耳，又岂能历千载而犹凛凛有生气哉？

太史公曰：“烈士殉名，夫名之久，要系乎文字之力也！”平江不肖生者，今之振人也，为文善状轩奇侠烈之事。近着，奇情壮采，栩栩纸上，书中所述者，虽未奇能谓

之必有其人，然以寰宇之大，芸芸之众，意者其间必有异人出乎？然则不肖生之书，为非向壁虚构矣。抑有言者，男儿处乱世，不幸与笔墨为伴，郁郁怀利器而莫能展，则区区文字之间，又安知非自寄其磊落不平之气乎？非然者，抑何使人读之而感奋骚屑有不能已者耶？是为序。



目 录

上 册

第 一 回	劫金珠小豪杰出世	割青草老英雄显能	001
第 二 回	八龄童力惊白日鼠	双钩手义护御史公	006
第 三 回	关东侠大名动京师	山西董单枪伏王五	012
第 四 回	王子斌发奋拜师	谭嗣同从容就义	017
第 五 回	曲店街王五看热闹	河南村霍四显威名	022
第 六 回	霍元甲神勇动天津	王东林威风惊海宇	027
第 七 回	少林僧暗遭泥手掌	鼻子李幸得柳木牌	033
第 八 回	论人物激怒老英雄	赌胜负气死好徒弟	038
第 九 回	遇奇僧帽儿山学技	涎刁叔虎头庄偷银	044
第 十 回	显奇能半夜警阿叔	恶垄断一怒劫镖银	050

第十一回	巨案频频哈埠来飞贼 重围密密土屋捉强人	056
第十二回	霍元甲初会李富东 窑师傅两斗凤阳女	062
第十三回	狭路相逢窑师傅吃屎 兄也不谅好徒弟悬梁	068
第十四回	仿同道痛哭小英雄 看广告怒骂大力士	074
第十五回	金禄堂试骑千里马 罗大鹤来报十年仇	082
第十六回	言永福象物创八拳 罗大鹤求师卖油饼	087
第十七回	奉师命访友长沙城 落穷途卖武广州市	092
第十八回	收徒弟横遭连累 避官刑又吃虚惊	097
第十九回	看宝剑英雄识英雄 谈装束强盗教强盗	102
第二十回	偷宝剑鼓楼斗淫贼 飞石子破庙救门徒	106
第二十一回	求援系杜知县联姻 避烦难何捕头装病	111
第二十二回	三老头计议捉强盗 一铁汉乞食受揶揄	116
第二十三回	老尼姑化缘收徒弟 小霸王比武拜师傅	121
第二十四回	刘三元存心惩强暴 李昌顺无意得佳音	126
第二十五回	逛乡镇张燕宾遇艳 劫玉镯陈广泰见机	131
第二十六回	陈广泰热忱救难友 张燕宾恋色漏风声	137
第二十七回	齐保正吊赃开会议 周金玉巧语设牢笼	142
第二十八回	陈广泰劫狱担虚惊 齐保正贪淫受实祸	147
第二十九回	送人头为友报怨 谈注事倾盖论文	153
第三十回	黄长胜杀猪惊好汉 罗大鹤奏技收门徒	158
第三十一回	闻大名莽夫拆厂 传噩耗壮士入川	164
第三十二回	慕剑侠荡产倾家 遭刺客报仇雪恨	170
第三十三回	假英雄穷途受恶气 真剑侠暗器杀强徒	176
第三十四回	三侠大闹成都城 巨盗初探仁昌当	182
第三十五回	取六合战走老将军 赏中秋救出贞操女	187
第三十六回	仗锚脱险齐四倾心 代师报仇王五劝驾	192
第三十七回	周锡仁输诚结义 罗曜庚枉驾求贤	199
第三十八回	论案情急煞罗知府 入盗穴吓倒郭捕头	206
第三十九回	虚声误我王五殉名 大言欺人霍四动怒	213
第四十回	求名师示勇天津道 访力士订约春申江	220
第四十一回	候通知霍元甲着急 比武艺高继唐显能	226

第四十二回	降志辱身羞居故里 求师访道遍走天涯	234
第四十三回	揽麻雀老英雄显绝艺 拉虎筋大徒弟试功夫	242
第四十四回	巧报仇全凭旱烟管 看比武又见开路神	250
第四十五回	会力士农劲荪办交涉 见强盗彭纪洲下说辞	257
第四十六回	买食物万里探监狱 送官眷八盗覬行装	265
第四十七回	玩把戏吓倒群盗 订条约羞煞西人	273
第四十八回	霍元甲二次访沃林 秦鹤岐八代传家学	282
第四十九回	杀强盗掌心留纪念 成绝艺肺部显伤痕	292
第五十回	程友铭治伤施妙手 彭庶白爱友进良言	300
第五十一回	碎石板吓逃群恶痞 撒交袋困斗老英雄	308

下 册

第五十二回	服仙丹决计收徒弟 出王邸飞箭杀追兵	321
第五十三回	方公子一怒拆鸳鸯 卜小姐初次探囡囿	329
第五十四回	假殷勤魏李深骗友 真悲愤余伯华触墙	340
第五十五回	霍元甲谈艺鄙西人 孙福全数言惊恶道	349
第五十六回	李禄宾两番斗恶道 孙福全初次遇奇人	358
第五十七回	朱伯益演说奇异人 陈乐天练习飞行术	368
第五十八回	显法术纸人扛剪刀 比武势倭奴跌筋斗	379
第五十九回	霍元甲助友遭呵斥 彭庶白把酒论英雄	391
第六十回	救师傅刘公败和尚 抢草堆铜人平纠纷	403
第六十一回	陈长策闲游遇奇士 王老太哭祷得良医	412
第六十二回	推牌九彭庶白显能 摆擂台农劲荪演说	427
第六十三回	霍元甲三打东海赵 王小乙夜斗翠花刘	438
第六十四回	霍元甲表演迷踪艺 柳惕安力救夜行人	451
第六十五回	班诺威假设欢迎筵 黄石屏初试金针术	466
第六十六回	蓬莱僧报德收徒弟 医院长求学访名师	483
第六十七回	奇病症求治遇良医 恶挑夫欺人遭毒手	499
第六十八回	谭曼伯卖友报私嫌 黄石屏劫牢救志士	516
第六十九回	进医院元甲种死因 买劣牛起凤显神力	532
第七十回	胡丽珠随父亲访友 张文达替徒弟报仇	548

第七十一回	张文达巧遇阔大少	金芙蓉独喜伟丈夫	563
第七十二回	龙在田仗机智脱险	王国桢弄玄虚迷人	579
第七十三回	失衣服张文达丢脸	访强盗龙在田出头	590
第七十四回	逢敌手王国桢退赃	报小仇张文达摆擂	604
第七十五回	打擂台教师大败阵	显神力英雄遭暗算	615

第五十二回

服仙丹决计收徒弟

出王邸飞箭杀追兵

话说吴二爷紧闭双目，立着不动，明知自己双眼既不能睁开，想动手打出重围是办不到的。逆料众人当中，没有了不得的武艺，身上就给他们打几下，也不至受如何的伤损，只运起全身的气功来，听凭众人摆布。众人见吴二爷闭目不动，果然争着上前，拳足交下，初打时并不觉得有异，打踢了几十下之后，动手的才不由地叫起苦来。原来挥拳的，拳头忽然肿得和碗口一般大；踢脚的，脚杆肿得和吊桶一般粗，并且麻木得如失了知觉。哪些还不曾打着吴二爷的看了，才知道是这般打不得，登时改变了方法，揪住吴二爷的辫发，拖翻在地，打算用力大的人将他按住，拿带来的石灰袋压塞七孔，使他不能通呼吸，便不愁闷不死他。

吴二爷以为他们只是用拳脚敲打，但须把气功运起来，使自己皮肤中发生反射抵抗，已足对付了，谁知他们竟下这种毒手？吴二爷两眼原已痛的不能睁开，只听得压在身上的人喊拿石灰包来，才觉得是这般听凭他们摆布不妙，但是想挣扎起来，压在身上的人哪里肯放松半点呢？任凭吴二爷的内功好到如何程度，怎奈年纪大了，没有持久的力量。这边人多，可以替换着动手，吴二爷几下不曾挣扎得起，就只好咬紧牙关等死，便是气功也提不起来了。他表弟看了这危急情形，只得跑出来向众人说道：“你们都是些年轻力壮的，是这般以多胜少，就把他这个老头儿处死了，也算不得你们有本领，并且你们都是本地方人，果然打出了人命，有谁能脱得了干系？”众人中为首的出来回答道：“我们不预备和他打一场人命官司，也不到这里来了。京兆人谁不知道他吴二爷是个好汉，好汉出门被人家打死了，照例只当是打死一只狗。”他表弟道：“这是什么话！你们若凭证人说好了比武，个对个打死了，自然打不起官司，告不成状，如今你们一百多个精壮汉子，丛殴一个年逾花甲的老头，还用石灰袋将他的双眼弄坏，你们自问天良说得过去么？”他表弟从来老实不会说话，这回

情急无奈，逼得说出这些话来，却发生了效力。众人既觉悟了是这么打出人命来，免不了受累，再看吴二爷已昏死过去了，只吓得一窝蜂逃跑。他表弟见他昏死在地，也吓得什么似的，连忙教家里人拿姜汤来灌救。

姜汤还不曾取来，只见吴二爷已张开两眼，一面用手揉着，一面说道：“老弟请过来搀扶我一下，我这番吃了这种大亏，不恨别的，只恨我自己为什么不收几个徒弟，以致这么年纪出门，还是单身一个人！若有徒弟，哪怕他们再来多些，我也不至吃这般结实的亏。”他表弟道：“这些混账东西也太可恶了，邀集一百多人来打一个人，若不指名去告他们，他们也太把我们当好欺负的了。好在他们为首几个人的姓名、居处，我都知道，这回事是因我家闹出来的，打官司需用的钱，便要我卖田当地，我也情愿拿出来，只要出了这口恶气。”边说边搀扶吴二爷起来，吴二爷摇着头说道：“这有什么官司可打！在你看起来，以为他们一百多人来打我一个，算是欺负我，在我却以为他们越是来的人多，越是瞧得起我，我若是存心畏惧他们，你既经指点我，教我走后门暂且避开一步，我何妨依你的避开呢？为得是不情愿示弱，哪怕就被他们打死了，我若喉咙里哼了一声，也算不得是个汉子。休说他们连伤我的能都没有，凭什么配和我打官司？”他表弟既是一个老实怕事的人，怎么会存心和人家打官司呢？其所以对吴二爷这么说，为的是恐怕吴二爷为他家小孩在外闯祸的事，吃了这大的亏，心里不甘，不是这般说说，显得他太不懂人情了，见吴二爷这么说，便道：“为我家那不争气的孽畜，害二哥如此受累，不设法出这口恶气，教我心里怎生过得去？”吴二爷道：“这些话不用说了，倒使我听了不快活，只快去雇一辆车来，送我回家去。我得好好地养几日，方得复原。”

正说着，只见一个少年飞奔前来。原来是吴鉴泉在家得了那人的报告，哪敢怠慢，恨不得插翅飞到这里来，无如路隔二三十里，便是飞也来不及。吴鉴泉见面闻知了相打的情形，只气得磨牙顿足，悔恨不曾随侍父亲左右，当即雇车伺候吴二爷一同回家。吴二爷睡在床上，忽将吴鉴泉叫到床前，流泪说道：“我实在是年纪老了，血与气原来都不如少年时充足，这番因相持过久，身上虽不曾受伤，气分上却伤损得太厉害。内家功夫最要紧就是这个气字，如今气分受伤到这步田地，我自知是不可救药的了。我其所以在唐家的时候不说这话，并不是怕丧我一生的威名，实是怕传播出去，使后来练武艺的人以我为鉴戒，说内功是招打的幌子，不肯教子弟学习。我生平武艺，早已尽情传给你了，除平日常对你说的诀窍外，并没有其他诀窍。功夫只要吃得苦，持之有恒，自然由熟生巧，由巧通神，自己没有功夫做到，尽管所有的诀窍都懂得，也是不中用的。我没有旁的遗嘱，只依着我平日所传授的，朝夕不间断的下苦功夫做去，便算是你克家令子。我一生没收外姓徒弟，是我一生的恨事，如今悔也来不及了。你将来功夫练成之日，不可再和我一样不肯传人。”

吴鉴泉听得自己父亲吩咐这些话，忍不住伏在床沿痛哭起来。吴二爷道：“你何须如此悲伤！世间没有不死的人，我如今活到了六十多岁，还不是应死的时候到了吗？我这回便不和他们打这一场，也是免不了要死的。你一个人没有帮手，赶紧去预备后事吧。有一句俗语道得好：‘父母老死，风流孝子’，不要哭了。”吴鉴泉恐怕哭得自己父亲难过，只得勉强收住哭声，拭干眼泪，忽见当差的进来报道：外面来了一个老道人，要见少爷有话说。吴鉴泉道：“我没有熟识的老道人，去回他我此刻有事没工夫见客，请他改日再来吧！”当差的道：“已是这么回过了，他说他的事最要紧，若少爷不出去，他自会进来。”吴二爷对吴鉴泉道：“他既这么说，想必是有紧要的事，去见见何妨呢？”吴鉴泉只得出来，走到厅堂上，只见一个年约五十多岁的道人，身穿青色道袍，顶上头发散披在脑后，如青丝一般，并不花白，脚下青袜套着麻绉草鞋，像是从远道来的。吴鉴泉见是不曾会过的，便走上去抱了抱拳说道：“道长有何贵干见访？”那道人两眼不住地将吴鉴泉打量，也合掌当胸答道：“贫道从武当山来此，有道友托贫道带一颗丹药，送给这里吴二爷，请你转交给他吧。”旋说说从腰间取出一个纸包来，递给吴鉴泉。

吴鉴泉只当是自己父亲有朋友在武当山，不敢怠慢，忙伸双手接了，一面让道人就坐，一面捧着纸包到吴二爷床前来，将道人说话的情形说了，并呈上纸包。吴二爷听说是武当山来送丹药的，忙挥手教吴鉴泉将道人请进来。吴鉴泉复转身走出厅堂，谁知那道人已不见了，随即追出大门，向两头张望，不但不见那道人的踪影，连过路的人也没有。吴鉴泉觉得诧异，回身问当差的，也说不曾看见那道人的踪影。吴鉴泉又在四处寻觅了一阵不见，才回到吴二爷床前，把这怪异的情形说了。吴二爷打开那纸包，便闻到一种异香扑鼻，非兰非麝，包内一颗梧桐子大小的丹药，半边火也似的红，半边漆一般的黑，放入掌心中，团团旋转不定。吴二爷对吴鉴泉笑道：“合是我命不该绝，这必是张三丰祖师赐我的丹药，你快去厅堂上摆设香案，待我挣扎起来，当天谢了祖师活命之恩，再服这丹药。”

吴鉴泉此时年轻，心里还不相信有这么一回事，但是吴二爷自服下这颗丹药，精神陡长，比前越发健朗了。从此，有资质好的徒弟来拜师，吴二爷便不拒绝了。吴、杨两家的太极拳法，虽都是由杨露禅传授下来的，然因吴二爷招收徒弟的缘故，杨家这方面的人，对之总觉得有些不满，但又不便倡言吴二爷所学的非杨氏真传。

杨露禅死后，京城里便喧传一种故事，说杨露禅在将死的前一日，就打发人通知各徒弟，说师傅有事须出门去，教众徒弟次日上午齐集杨家，师傅有话吩咐，众徒弟见老年的师傅要出门，自然如约前来送别。次日各徒弟走到杨家门首，见门外并无车马，不像师傅要出门的样子，走进大门，只见露禅师傅盘膝坐在厅堂上，班侯、健侯左右侍立。众徒弟挨次立在两旁，静候露禅师傅吩咐。露禅师傅垂眉合目的坐着，

直待所有的徒弟都到齐了，才张眼向众徒弟望了一遍，含笑说道：“你们接了我昨日的通知，以为我今日真是要出门去么？我往常出门的时候，并不曾将你们传来，吩咐过什么话，何以这回要出门，就得叫你们来有话吩咐呢？因为我往常出门，少则十天半月，多则一年半载，仍得回家来和你们相见。这回却不然，我这回出门，一不用车，二不用马，这一去就永远不再回家，永远不再和你们会面，所以不能不叫你们来，趁此时相见一次。至于我要吩咐的话，并没有旁的，就只盼望你们大家不要把我平日传授功夫的抛弃了，各自好好的用功做下去，有不明白的地方，可来问你们这两个师兄。”说时手指着班侯、健侯。说毕，教班侯附耳过来，班侯连忙将耳朵凑上去，露禅师傅就班侯耳边低声说了几句，班侯一面听，一面点头，脸上现出极欣喜的颜色。露禅师傅说完了，杨班侯直喜得跳起来，拍掌笑道：“我这下子明白了，我这下子明白了！原来太极拳有这般的巧妙在内。”众徒弟见杨班侯这种欢喜欲狂的样子，不知道为的什么事，争着拉住杨班侯问：“师傅说得什么？”杨班侯连忙双手扬着笑道：“此时和你们说不得，全是太极拳中的秘诀。你们各自去发奋练习，到了那时候，我可以酌量传授些给你们。”这里说着话，再看露禅师傅时，已是寿终正寝了。这种故事一喧传出来，京内外会武艺的朋友，便有一种议论道：“杨班侯是杨露禅的儿子，班侯的武艺，是露禅传授的，父子朝夕在一处，有什么秘诀，何时不可以秘密传授，定要等到临死的时候，当着一干徒弟的面，是这般鬼鬼祟祟的传授？究竟是一种什么举动，既是秘传，就不应当着人传，当着不相干的人也罢了，偏当着一干徒弟。这些徒弟花钱拜师，就是想跟杨露禅学武艺，你杨露禅藏着重要的秘诀不传，已是对于天良道德都有些说不过去了，却还要故意当着这些徒弟，如此鬼鬼祟祟地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接受秘传的杨班侯，更加倍地做出如获至宝的样子，并且声明全是太极拳中的秘诀，当时在场的徒弟，果然是心里难过，独不解杨露禅父子那时面子上又如何过得去的。”事后还有一种议论，说杨露禅这番举动，是因自己两个儿子都在京师教拳，声名不小，恐怕这些徒弟也都在京师教起太极拳来，有妨碍自己儿子的利益，所以特地当着众徒弟，做出这番把戏来，使外边一般人知道杨露禅的秘传，直到临死才传给儿子，旁人都不曾得着真传授，不学太极则已，要学太极就非从杨家不可。这是一种为子孙招徕生意的手段，其实何尝真有什么秘诀，是这么三言两语可以说的明白！又有一种议论，就说杨露禅这番举动，是完全为对付吴二爷的，因为吴二爷原是杨班侯代替杨露禅教的徒弟，班侯见吴二爷精明机警，存心不肯将真传授予，想不到自己出门去了，杨露禅不知儿子的用意，将秘诀尽情传给了吴二爷，杨班侯回来，险些儿败在徒弟手里，背后免不得抱怨老头子，不为子孙将来留地步。因此杨露禅临终的做作，不教杨健侯附耳过来，却教杨班侯附耳过来，无非要借此表示真传是杨班侯独得了。



以上三种议论和那故事同时传播，因之杨、吴两家表面上虽不曾决裂，骨子里都不免有些意见。杨班侯的脾气生成暴躁，既不肯拿真功夫传授徒弟，又欢喜拿徒弟做他自己练习功夫的靶子，时常把徒弟打得东歪西倒，以致徒弟望着他就害怕，没有一个在杨班侯手里练成了武艺的。就是吴二爷，若没有杨露禅是么将真传授予，也是不会有成功希望的。

庚子那年，大刀王五是个与义和团没有丝毫关系的人，尚且横死在外国人手里，杨班侯的拳名不亚于王五，又是端王的拳师傅，怎能免得了嫌疑呢？当联军还不曾入京的时候，就有人劝杨班侯早走，无奈杨班侯生成的傲性，一则仗着自己的武艺好，不怕人，二则他一晌住在端王邸里，真是养尊处优，享从来拳教师所未尝享过的幸福，终日终夜的躺在炕上抽鸦片烟，好不舒服，如何舍得这种好所在，走到别处去呢？但是联军入京，很注意这端王邸，就有一队不知是哪一国的兵，竟闯进端王邸里来了。幸喜杨班侯早得了消息，外兵从大门闯进，杨班侯骑了一匹快马从后门逃出，手中并没有抢着兵器，仓卒之间仅夹了一大把马箭，打马向城外飞跑。刚跑出城，就见从斜刺里出来一队外兵，大喊站住，杨班侯不懂得外国语，不作理会，更将两脚紧了一紧，马跑得越发快了。那一队外国兵不知杨班侯是什么人，原没有要捉拿他的打算，只因看见他腋下夹着一大把马箭，又骑着马向城外飞跑，一时好奇心动，随意呼喝一声，以为中国人见了外国兵就害怕，一经呼喝使得勒马停缰不跑的，打算大家将那一把马箭夺下来，作为一种战利品。不料杨班侯不似一般无知识的中国人胆小，公然不作理会，并且越发跑得快了。这一队外兵看了，不由得恼怒起来，在前面的接着又喝了几声，杨班侯仍是不睬。这外兵便拔步追上来，因是从斜刺里跑过来的，比从背后追上来的容易接近，看看相距不过几丈远近了，杨班侯抽了一枝箭在手，对准那外兵的脑门射去，比从弓弦上发出去的还快，不偏不倚的正射在脑袋上，入肉足有二三寸，那外兵应手而倒。跟在后面追的见了，想不到这人没有弓也能放箭，心里大吃一惊，正要抽出手枪来，不提防杨班侯的第二枝箭又到了，也是正着在脑袋上，仰面便倒。以后的兵这才各自拔出枪来射击，而这些兵的枪法都很平常，又是一面追赶，一面放枪，瞄准不能的当，只能对着杨班侯那方面射去，哪里射得着呢？有一颗子弹恰好从杨班侯的头顶上擦过去，将头皮擦伤了少许，杨班侯大吃一惊，不敢坐在马上，将身体向旁边横着，亏得是一匹端王平日最爱的好马，能日行七八百里，步行的外国兵如何能追得上呢？一转眼工夫，子弹的力量就达不到了。杨班侯自从这次逃出北京，以后便没了下落。有说毕竟被外国人打死了的，有说跟随端王在甘肃的，总之不曾再回北京来。

吴二爷服过那颗丹药，又活了七八年，传了几个好徒弟。吴二爷死后，吴鉴泉继续着收徒弟，在北京的声名也很不小，和李存义是忘年之交。

这日到李存义家拜年，李存义陪着谈了几句新年照例的吉利话，吴鉴泉说道：“我去年便听得许多人传说，静海霍元甲去上海寻找一个外国大力士比武，在上海住了不少时候，直到年底才回天津，你去年腊月不是去天津走了一趟吗，可会着了霍元甲没有呢？”李存义点头道：“我也是因听得有许多人这么说，久想去天津打听个实在，叵耐一时只是抽身不得，凑巧凤春为他族人争产的事，邀我去他家帮忙，我不能推托，得顺便到淮庆会馆见了霍四爷，去上海寻找外国大力士比武的话是实，但是至今还不曾比得，不过已订好了条约，在今年二月下半月仍在上海比赛。霍四爷邀我同去上海帮帮场面，我心里未尝不想趁此去上海玩玩，只恐怕临时又有事情耽搁。”

吴鉴泉道：“怎么去年巴巴地跑到上海去找外国大力士比武，当时又不比，却订条约到今年二月才比，是什么道理呢？”李存义便将听得霍元甲所说的原因说了，吴鉴泉道：“原来有这些周折，这种事情只霍元甲干的下，旁人不是没有霍元甲那般本领，但苦没有霍元甲那般胸襟胆量，年轻的经验不多，不敢轻于尝试，年老的世故太深，既不曾与那大力士会面，决不敢订赌赛几千两银子的条约。胜了果然很好，万一有失手的地方，被那大力士打输了，一辈的声名就从此扫地，还得赔出五千两银子来，这不是天地间第一糟透了的事吗？”李存义笑道：“这种和人比赛的事，若在被人逼迫的时候，哪怕这人就长着三头六臂，著名天下无敌，我也得和他拼一拼，决不害怕退缩，没有被人逼迫，无端教我去寻人比赛，就明知有十分把握，自己也鼓不起这口气来。你要知道霍元甲其所以这般，拿着和外国大力士比武的事，当他生平第一件大事在这里干，其中还有一个外边人不大知道的原因，并不完全关于他的胸襟胆量。”

吴鉴泉忙问其中有什么原因，李存义道：“霍四爷有一个最相契的朋友、姓农名劲荪，听说是一个文武兼全的好汉，并且在外洋留学多年，外国的新学问也了不得。他在国外的时候，眼里时常看见外国人欺负中国人的举动，和新闻纸上瞧不起中国人的议论，已经心里很难过了。回到中国来，住在天津，在天津的外国人，又常有欺负中国人的事情做出来，他看了更加呕气。自从与霍元甲结交，平时谈话，总是劝勉霍元甲做一个轰轰烈烈的汉子，多干些替中国人争气的事给外国人看，也好使外国人知道中国还有人物，不是好欺负的。霍元甲本是一个很爽直的汉子，因农劲荪的学问好，心中钦佩到了极点，农劲荪平日和他谈论劝勉的那些话，他随时牢记在心，总想干出些替中国人露脸的事来，以慰知己。偏巧有一个不走运的俄国大力士，早不到中国来，迟不到中国来，偏偏在霍元甲要寻外国人出气的时候，跑到天津来卖武，并在广告上吹了一大篇的牛皮，简直不把中国人看在眼里。霍元甲看了那广告，登时气得去找那大力士比武，竟把那大力士吓得屁滚尿流的跑了，武虽不曾比成，把

那大力士吓得不敢在天津停留，并不敢去中国各处卖武，就那么转身回他本国去了，也是一桩痛快人心的事。别处的外国人，知不知道那回事不能断定，在天津的外国人，料想是没一个不知道的。那回事已可算是替中国人露脸不少了。”

吴鉴泉道：“怪道霍四爷情愿搁下自己的正经买卖不做，花钱废事地去上海找外国人比武，原来有那么一个朋友终日在身边劝导。我虽没有想和外国人比赛的心思，然我因不曾见过外国人的武艺，不知究竟是怎么一种身法、手法，倒想同霍四爷到上海去看看。他既邀你老前去帮场，你老何妨前去替他壮一壮声威！那条约虽是霍四爷一个人订的，只是认真说起来，这不是霍四爷一个人的事。他打胜了，我们大家有面子，他若打败了，也是我们大家失面子。”李存义点头道：“你这话不错。他若是订条约赌银两，和中国人比赛，我们可以不理睬，胜败都只关系他一人。你真个打算到上海去看么？我一定同去就是了。”吴鉴泉正色道：“我岂敢在你老跟前乱说！我并且打算日内去天津走一遭，一则到亲戚家拜年，二则趁此去瞧瞧霍四爷。我久闻他的名，还不曾有机缘和他见面。”李存义道：“你去天津再好没有了，就请你代我致意霍四爷，我决定同他去上海替他助场，只看他约我何时动身，我按时去天津会他便了。”吴鉴泉道：“这是不待你老吩咐的。”说着，起身作辞走了。

过了两日，吴鉴泉果然动身到天津，先到亲戚家把新年照例的应酬手续办完了，便专诚到淮庆会馆来拜霍元甲。霍元甲也早久闻得吴鉴泉的声名，知道是练内家功夫的好手，当下接了吴鉴泉来拜会的名片，忙整衣迎接出来，看吴鉴泉的年龄，约莫三十多岁，生成的猿臂熊腰，魁梧雄伟，只是眉长目朗，面白唇红，堂堂仪表，望去很像是个斯文人模样，毫无粗暴的气习。霍元甲看了，不由得暗自思量道：练内家功夫的固是不同，若是不知道他会武艺的人见了，有谁能看出他是一个会武艺的人呢？一面付想，一面趋步上前拱手笑道：“吴先生何时到天津来的？兄弟不曾去请安，很对不起。”吴鉴泉连忙行礼叩拜下去，慌得霍元甲回拜不迭。

宾主二人同进客室坐下，吴鉴泉开口说道：“久仰四爷的威名，真是如雷灌耳。去年听得一般朋友说起四爷去上海找外国大力士比武的事，更使我钦佩到极处。有谁能像四爷这样情愿自己受多大的损失，劳多少的精神，替中国全国的人争这口气呢？”霍元甲笑道：“惭愧，惭愧！这算得什么？不用说是白辛苦了一趟，并还不曾些赛，将来尚不知道胜负如何？就算是比赛胜了，也是我辈应该做的事，值不得称道。吴先生这么一恭维，倒使我又惭愧又害怕。我当时是被一种争强要胜的心思所驱使了，不暇思索，奔波到上海，一口气将条约订下来了，回天津后经我仔细一思量，觉得这番举动实在太鲁莽了些。中国人和外国人比赛武艺的事，在外国不知如何，在中国还是第一次。两下凭律师订条约，定期比赛，饶天之幸能胜过他，本可以说替中国人争争面子。但是拳脚无情，武艺更没有止境，倘若那大力士的功夫果在我霍四之

上,不能侥幸取胜,我一个人的声名弄糟了,家产赔去了,都是我自作之孽,不能怨人,不过我存心想替中国人争面子,不曾争得,倒替中国人失尽了面子,我以后还有什么脸见人呢?所以我仔细思量之后,不由得有此失悔起来了。”

吴鉴泉笑道:“四爷说哪里的话!这种豪杰的举动,谁听了都得钦敬,快不可存失悔之心。以四爷的能为,什么大力士配得上四爷的手!中国的好汉,四爷尚不知道打过了多少,何况一个外国鬼!‘单刀李’就因钦佩四爷的这番举动,情愿抽出些工夫来,陪四爷去上海壮一壮精神。我虽是一个无能之辈,也甘愿跟随四爷前去,呐喊助威。”霍元甲忙抱了抱拳头谢道:“感激,感激!不过拖累先生及李前辈,我心里委实有些不安。”吴鉴泉道:“自家人怎说得这般客气!”

刚说到这里,忽见两个身材高大的男子走了进来。走前的身穿外国衣服,另有一种雄伟的气概,走后的虽是普通商人装束,但是比平常人显得分外的精壮。吴鉴泉料知不是寻常人物,先立起身来。霍元甲也起身介绍道:“这是我至好的朋友农劲荪先生,这是小徒刘震声。”接着向农劲荪介绍了吴鉴泉,彼此免不了都得说几句客气话。农劲荪坐定后,霍元甲含笑问道:“农爷去看余伯华怎样了?”不知农劲荪怎生回答,且俟第五十三回再说。